



关键会议

■ 胡正彬（河南）

上接 11 版

全公司都知道了，还真我一人不知道！这也不能怪人，你平时工作忙，公司和家一条线，你也接触不到闲人，谁给你报信啊？

听老白这么说，王峰稍稍平静了些：你跟谁一起去的？

就我一人，怎么，他们都没去？

王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老白说：那也正常，老马是董事长的老乡，老黄是董事长的校友，都是董事长的人。

王峰问：你说我该咋办？

你也来呗！

厂里就剩我一个领导了，万一有点事，责任推卸不了呀！

那也是。

要不你给我捎个礼吧，回头补你。

老白笑了：你是外地人，不懂本地规矩，白事是不能捎礼的，不吉利。

什么破规矩！刘峰挂了电话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。刘峰左思右想，手足无措。他中午饭也没心思吃。

盼到下班了，却还不能走，因为今天是厂长值班，他不在没人坚守岗位，出了事谁负责？

王峰只好替厂长值班。他辗转反侧，一夜没睡好觉。

听说董事长是个很仗义的人，也是睚眦必报的人。仗义是对自己人的，睚眦必报是对得罪了自己的人。刘峰越想心越胆寒。

第二天早八点，刘峰红着眼圈去开调度会时，看到所有领导都来了，个个精神焕发。

王峰忽然觉得自己就是个被遗弃的孤儿。

开完调度会，王峰跟着老白去了他的办公室，打听昨天的情况。

老白说，董事长没收任何人的礼，但董事长还真的提起了你，他问那帮人，你们来了咋没见刘峰？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没有回答。

刘峰一听，本就悬着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……

事后，刘峰居然被提拔为部门总经理。



遨游 摄影 | 贺晓华（湖南）

易容术

■ 意思（吉林）

道托马斯受感动了，与他紧紧握手后，就继续向公园里走去。

我把“同情”切换到“微笑”上。

前面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，我走了过去，刚想坐在那里晒太阳，就见同事费尔茨走了过来。

这个人与我同时来到公司，此人势利眼常往上翻，擅长溜须拍马，阿谀奉承，虽然业务“二五眼”，但就是讨领导喜欢。他现在已是计划部门的经理，一副小人得意的样子，在我们这些小职员面前总是趾高气扬牛皮十足。可我是瞧不起他的，每每在公司或其他的地方相遇，我从不主动向他打招呼。但今天不同，我按下“亲切”键，立马感觉到脸部的肌肉微微聚起，嘴角轻轻上扬，一副笑容满面而可爱的样子。他看到我这种表情，显得非常吃惊。我忙说“费尔茨经理，您好啊！我整容了。”费尔茨不大相信，这在他与我共处的时光里，可是从没有过的事情，他略显激动地说：“你好！你好！”

我们站在一起聊天，都是一些天气挺好的废话，但我们却似乎聊得很融洽，聊了大约有一支烟的功夫才分手。我感觉费尔茨对我有了好感，这都是智慧脸皮的功劳。我再次变回“微笑”的脸，继续搜寻目标。突然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人，像一堵小墙似的走进我的视野。我认识他，一个小学同学，叫卡列斯，是卫星城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亨。我俩曾是同桌，他学习吊儿郎当，总是抄我的作业，初中没念完，就同远方一个叔叔学瓦匠，从干猪圈、马圈、厕所开始，到干围墙、仓房、平房，一直干到高楼大厦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成了这座城市最大的房地产商，据说有上百亿资产。由此，我们成了两个层次的人，从不见面，甚至几年都碰不到一块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同学间的感情，即便偶尔碰到，我内心也是嫉妒加羡慕，但在他的面前我要守住尊严，就表现出一副高冷的神态，不卑不亢地与他握手寒暄。

今天，我按下了“崇拜”键，就感到脸上的肌肉扩张起来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像贫苦人见到救星一样，快步向他跑去，双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老同学，还认得我不？”他揉着大皮鼓，上上下下打量我许久，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着，然后摇摇头准备离开。

我急步近前说：“我，维克多，你小学时的同桌，我整容了！”

他这才认真地重新审视一下我，随即若有所思道：“噢！真是维克多，你太帅了。”他惊喜地拍了下我的肩膀。

我们站在一起聊了聊小学时的往事，又聊了些杂七杂八的趣闻。然后，我突然问道：“您那么忙，怎么有空来公园？”

他呵呵一笑说：“我是陪它来

公园玩的。”我这才发现他身后有一只雪白的名贵犬，据说价值上百万。只见它在他的身边转圈，显出不耐烦的焦躁劲。

随后卡列斯说：“老同学，看见没，它着急要走，我就不陪你了，哪天我请客。”他的话让我当真了，竟冲口而出“谢谢！”

我再把脸皮调到“微笑”时，见到一只蝴蝶风筝在天空中飘荡着，耳边响着稚嫩的童声：“爷爷，再高点、再高点！”我循声看去，我的天，原来是公司总经理领着孙子在放风筝，此时，总经理也看见了我。要照以往，无论是在公司，还是在其他场合，见到总经理，我都要躲着走，或低下头，不敢或者不愿和领导打招呼。但今天，我迅速地把表情调到“谄媚”上，并迅速跑到总经理的面前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总经理，您好！”总经理疑惑地看了我许久，如同看到一个陌生人。

“我，人事部的维克多，刚刚整容了容！”

“真的是你？”总经理以前可是从未同我这样聊过，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这时，总经理的小孙子不慎跌倒了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扶起来，并不断地轻轻拍打他身上的尘土。总经理感激地握了握我的手：“你比过去帅多了！”然后，他笑容可掬地领着小孙子去了。

我重新回到“微笑”的表情时，手机响了，是老婆的，她让我马上回去，说我母亲从乡下给我送土鸡蛋来了。

我进了屋，母亲奇怪地望着，并吃惊地端详，像似看到一个新鲜的儿子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妈，我整容了！那张老脸拿不出市面。”

“怪不得，我以为认错人了呢！比过去帅多了。”母亲释然道。

也许是变脸太勤了，我感到脸上的肌肉酸痛，麻木不仁，便走进洗手间，面对镜子，看着不是真心微笑的自己，感觉有点好笑！

我戴着一张面具同那么多人交际，着实让我身心疲惫，力不从心。于是，我干脆按了“关闭”键，但没料想开关坏了，无论如何也变不回原来的脸。

我着急喊老婆过来。

老婆鼓捣了一会儿，遥控器突然亮了一下又灭了，而我的脸竟然变成了“痛苦”的表情。后来，任凭老婆如何捣鼓，遥控器毫无反应。随后她无奈地摇摇头：“我吩咐过你，要省电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心里开始恐慌。老婆说：“没办法，智慧脸皮与你原来的脸融合在一起了！”

我气急败坏地撕扯着智慧脸皮，但“痛苦”的表情却永远赖在我头上，不肯退去……

我气急败坏地撕扯着智慧脸皮，但“痛苦”的表情却永远赖在我头上，不肯退去……

我气急败坏地撕扯着智慧脸皮，但“痛苦”的表情却永远赖在我头上，不肯退去……

我气急败坏地撕扯着智慧脸皮，但“痛苦”的表情却永远赖在我头上，不肯退去……